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第五十八回 善鑽營深信老奴言 假按摩巧獻美人計

卻說李貴回到家中，對施道台道：「小的看老爺這個樣子，小的心裡也憂愁不過。知道老爺家累重，又候補了這許多年，差不多老本都貼光了。」施道台皺著眉頭道：「何嘗不是？」李貴又湊前一步，低低說道：「現在小的打聽得一條道路，要和老爺商量。」施道台忙道：「是什麼道路？」李貴道：「現在這位制台大人，是諸事不管的，所有委差委缺，都是那班師老爺從中作主。老爺同寅余大人，就是一把大鬍子，人家叫他做余日本的，他的少爺，和制台的大少爺非常要好，竟其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。小的想制台那邊師爺尚且作得主，何況少老爺，何不借此同余大人的少爺聯絡聯絡，托他在制台少爺面前吹噓一兩句，或者有個指望，也未可知。」施道台道：「你說余大人的少爺，莫非就是那個剪了辮子的麼？聽說他是在日本留學回來的，人很開通，這鑽營的事，他未必肯同人出力罷。」

李貴道：「老爺是明白不過的，現在的人，無論他維新也罷，守舊也罷，這錢的一個字總逃不過去的。小的打聽得余少爺天天和制台的少爺在一起混，也混掉了許多錢，現在手裡光景是很乾的了，老爺如果許他一千八百，怕他不和老爺通同一氣麼？」

施道台聽了，沉吟半響道：「也罷，等我明天先去拜他一拜。」

李貴退下。這裡施道台躊躇了半夜，次日一大早，便坐了轎子，問明了余日本的公館，到得門首，把帖子投進去。余家看門的出來回道：「大人出差到徐州去了，擋駕。」施道台在轎子裡吩咐道：「大人既然出差去了，說我有要事面談，就會一會少爺罷。」看門的道：「少爺一早上制台衙門去了，總得天黑才回，大人有什麼事商量，明天再說罷。」施道台無奈，只得悶悶的回到家裡，叫人明天到金陵春去叫兩客的大餐，連煙酒之類，一面又寫了帖子，是「明天午刻番酌候光，席設本寓」幾個字，差人連夜去發了。等到余小琴回到家裡，看門的一五一十告訴了他。余小琴沉吟道：「這人素昧生平，今天來拜，必有所事。」停回帖子也下來了，余小琴更是詫異，心裡想不去，轉念道：「明兒沖天炮在家陪客，總得傍晚出來，我橫豎閒著無事，擾了他也不打緊。」

一宵無話，到了明日辰牌明分，余小琴起來盥漱過了，看門的回：「施大人已經來催請過兩遍了。」余小琴慢慢的穿好衣服，也不坐轎，逕奔中正街施道台寓所而來。施道台一見片子，連忙叫「請」。二人見面，寒暄了幾句，余小琴先開口道：「昨承枉顧，家嚴出差去了，失於迎接，實在抱歉得很。今日又承招飲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施道台道：「且慢，我們席間再談。」當時便喊：「來啊！」一個家人上來答應著。施道台問：「金陵春的廚子來了沒有？」家人道：「來了多時了。」

施道台道：「就叫他擺席罷。」余小琴問：「還有別位沒有？」

施道台道：「並無別人。」余小琴心中暗道：看他必有所求，我到得那裡再說那裡的話。管家搭開一張方桌，弄了一張被單不似被單的，蒙在檯子上，又是兩付刀叉，兩個空盤，一個五星架。余小琴見是大菜，便道：「怎麼這樣費心？」施道台道：「見笑見笑，不過借此談談罷了。」二人分賓主坐下，一個侍者穿件稀破稀爛的竹布大褂，托了麵包出來，剛要伸手去拈麵包，余小琴看他雙手髒不過，連忙自己用叉叉了兩塊，放在自己面前那只空盤子裡。第一道照例是湯，卻舀了兩杯牛茶。余小琴暗道：他把早餐當了中餐了。牛茶之後，侍者便開啤酒，拿上一個玻璃杯子。余小琴還怕不乾淨，在袖子裡掏出手絹，擦了一擦，然後讓他倒啤酒。牛茶吃過了良久，還不見魚來。施道台連催道：「以下的菜，怎麼像風箏斷了線了？」一個管家上來，低低的回道：「剛才兩塊魚已炸好了，誰想廚子出去解小手，被隔壁陳老爺家的貓從半牆上跳過來銜著跑了。」施道台十分動氣，便罵道：「你們多是死人麼？」

管家回道：「他是四條腿，小的們是兩條腿，如何追趕得上？」

施道台更是生氣。當著余小琴的面，又不便十二分發作，便道：「既如此，拿別的上來罷。」管家答應下去，才端了牛肉上來。

施道台卻是不吃，換了一樣豬肉。菜換兩道，酒過三巡，施道台開口道：「不瞞小翁說，兄弟本來祖上還有幾文錢，並不是為貧而仕，只因連年顛沛，弄得家產盡絕，所以才走了這做官一途。誰想到省幾年，連紅點子都沒見過，家累又如此之重，真是雪上加霜。要想走條把門路，遞張把條子，人家都拒之於千里之外。一則為兄弟平日和他們沒有來往，二則平日和他們沒有應酬。看看吃盡當光，要沿門求乞快了。於今曉得你小翁先生是個大豪傑，所以不揣冒昧，請小翁在制軍的公子面上吹噓一二，兄弟就受惠於無窮了。」說罷，連連作揖。余小琴還禮不迭，裝出沉吟的樣子道：「我雖和制軍公子有舊，然而我們無論談什麼從不及於私，如今驟然把差缺這兩種事去干求他，他雖不致當面駁回，然而他背後總不無議論。還有一說，這位制軍公子，平素於用行政，是從不與聞的，就是求他，也恐怕無益。」施道台鑄鐵道眉頭道：「兄弟現在已經是山窮水盡了，苟有一線生路，怎敢冒讀小翁，於今無論如何，總求小翁鼎力一說。所有一切，兄弟已和貴管家週二爺說過了，小翁回到公館，貴管家自然上來稟知一切。這事無論如何，總得仰仗小翁的了。」說罷，又作了一個揖。余小琴當下默然無語。少時菜陸續上完了，侍者開過香檳酒，又送上咖啡，又用盤子托上兩支硬似鐵黑似漆的雪茄煙來。小琴吸著，道過「奉擾」，回家去了。這裡侍者收拾盤碟不提。

再說余小琴回到家中，坐在書房裡，叫人去喊那個周升上來。周升上來了，站在一旁，余小琴道：「施大人和你說過什麼來？」周升低低的回道：「想請少爺遞張條子的話。施大人說過，無論委了點什麼——又把指頭一伸道——孝敬這個數目。」

余小琴正在窘迫的時候，聽見許他一千銀子，有什麼不願意的？嘴裡卻說：「我那裡要他的錢，分明你這奴才借了我的聲名在外招搖撞騙，這還了得！」周升嚇慌了，請了一個安道：「小的該死，小的胡塗，小的有個把兄弟，就是施大人家人李貴，朝著小的說起，施大人窮的有腿沒褲子，差不多要蓋鍋快了。也是小的一時不忍，和他出了這條主意，來求少爺，如今只求少爺可憐他罷。」余小琴道：「這還是句話。你下去叫他碰運氣罷，事不成可別怨我。」周升又連連請安道：「少爺一抬手施大人全家就活了命了。」余小琴方才進去。周升又去通知施道台，叫他打一張銀票，寫遠一點的限期，如若不成，退回銀票，各無翻悔。施道台自是答應。果然過不多幾日，制台衙門裡發出一道札子，是施鳳鳴才識幹練，熟悉外情，洋務局會辦一差，堪以酌委各等語。札子到了施道台公館裡，施道台自然歡喜，又親自衣冠上轎叩謝。余小琴的一千兩固然到手，就是周升也得了個五百兩，這樣一看，余小琴真不愧為大運動家了。

話分兩頭，言歸正傳。

再說制台為著年老多病，常常要發痰疾，而且常常骨頭痛，碰到衙期，總是止轅。這其間有位候補知府叫做黃世昌的，為人極其狡獪，打聽得制台有這個毛病，又打聽得制台還有一個下賤脾氣，有天上院，制台說起：「我兄弟年老了，不中用了，碰著一點操心事，就覺著擺脫不開。而且骨頭痛有了三十多年，時時要發。」旁邊一位候補道插嘴道：「老師上係社稷，下係民生，總應該調養調養身子，好替國家辦事。」制台道：「說是調養，我兄弟也不知請過若干醫生了，怎奈這骨頭痛非藥石可療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黃世昌搶著說道：「藥石是不相干的，最好用古人按摩的法子，或者見效，亦未可知。」制台連連點頭道：「你這話說得是，但是一時那裡去找這個按摩的人呢？」

黃世昌又問道：「卑府的妻子就會，大人不信，可叫他來試試。」制台愕然道：「老兄不過三十上下，令正的年紀也不會大到那裡去，耳目眾多，聲名攸礙這是如何使得呢？」黃世昌又忙回道：「老師德高望重，又兼總理封圻，卑府在老師跟前當差，猶如老師子姪一樣，老師猶如卑府的父母一樣，難道說父母有了病，媳婦就不能上去伺奉麼？」制台道：「話雖如此，究竟有些不便。」黃世昌道：「老師這樣的年紀，得了這樣的毛病，又是剛才某道說的：上係社稷，下係民生。況且卑府受老師的厚恩，就是碎骨、粉身，也不能報答老師的恩典。卑府的妻子進來和老師按摩按摩，老師倘然好了，這就是如天之福了，老師還有什麼顧忌

呢？」制台點頭道：「好。」黃世昌當下又站起來道：「卑府下去，就傳諭卑府的妻子，叫他進來就是了。」制台道：「不拘什麼時候都可以，不必限定一日半日。」

黃世昌答應了幾聲「是」。一面制台端茶送客。黃世昌和那位候補道下了院，各回公館。黃世昌吩咐轎班，加緊跑路，有要緊事要回公館去，轎夫答應，健步如飛，不多一刻，到了。

黃世昌下了轎，他的太太接著，黃世昌便一五一十告訴了他的太太，他的太太今年年紀不大，不過二十七八，倒也是個老慣家，就居之不疑，一口答應了。黃世昌大喜，又出來到院上，找著了內巡捕，說明原委，托他照應照應，又許他銀子。內巡捕樂得做個順水人情，便說：「黃大人請放心，一切都有我呢。」

黃世昌回去，忙忙碌碌吃了頓飯，一面催太太妝扮起來，把箱子裡的衣裳揀一套上好的穿好，外面仍舊要用紅裙、披風、朝珠、補褂，太太依了他的話，果然打開鏡子，細勻鉛黃。差不多天快黑了，僱了一乘小轎，抬著太太，自己坐著轎子在前頭走。到得院上，轎子歇下。黃世昌叮囑太太耐心等著，自己又找著內巡捕，說：「賤內已經來了，請上去回一聲。」內巡捕道：「既然和我們大人說好了，可不必回了，待卑職領了太太上去罷。」黃世昌道：「更好、更好。」旋轉身來，走到太太的轎子旁邊，說了無數若幹的話，太太一點點頭應允。少時內巡捕過來，黃世昌忙叫太太出轎相見，太太大方的很，福了一福，內巡捕還了禮，便道：「太太隨我上去就是了。」黃世昌又把剛才托他照應的話重述了一遍。內巡捕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黃世昌的太太，便隨著內巡捕，袅袅婷婷的走進去了。黃世昌站在宅門外面，呆呆的等候，一直等了三四個鐘頭，已是黃昏時候了，轎門上放炮封門，黃世昌只得無精打采的回去，孤孤淒淒的睡了。

一宵易過，又到天明，趕到院上去，不特毫不消息，而且連內巡捕也不照面了。黃世昌心裡十分著急，如熱鍋上螞蟻一般。看看一日過了，又是一日，黃世昌茶不思，飯不想，就和失落了什麼東西一樣，一個人獨坐在家裡淌眼淚，心裡想道：「早知如此，何必如此？真是俗語說的：啞子吃黃連，說不出來的苦。」這日有些頭痛發熱，躺在牀上，不能起身。家人們看見老爺病了，太太又不曾回來過，更是六神無主。一個貼身管家叫做王榮的，忙著替老爺上院請感冒假，又忙著替老爺請醫生，打了藥來煎好了，送給老爺服下，又勸老爺靜心保養。

黃世昌昏昏沉沉的也不知病了一日是兩日，忽然覺得有人揭開帳子，問他怎麼樣了？黃世昌一驚而醒，睜開眼睛一看，他的太太如花似玉的正坐在牀沿上哩。黃世昌一見太太的面，不覺啞著喉嚨把眼淚直淌出來。太太笑道：「何必如此？我不過貪玩多住了兩天，就把你急病了，你也太不中用了。」說罷，在袖子裡掏出一方絹子，在黃世昌臉上來回擦那眼淚，一隻手望懷裡摸了半日，摸出一件東西來，遞在黃世昌手中。黃世昌一見，是紫花印的馬封，心裡不住的突突亂跳，連忙拆開來一看，原來是制台委他辦銅圓局提調的札子，珠筆標的年月日還沒有乾。黃世昌在牀上一骨碌爬將起來，也不及說什麼，就和太太磕了一個頭，太太連忙拉他起來，說：「仔細，給老媽子看了笑話！」黃世昌自從看見了這個札子，他的病立刻全愈，一面披長衣服，一面叫老媽子打洗臉水。正在盥漱的時候，只聽見隔著門簾王榮的聲音道：「高媽回一聲罷，江寧上元兩縣王、朱兩位大老爺，跟著江寧府鄒大人都來了，說是要面見老爺道喜呢。」黃世昌連忙道：「不敢當，擋駕。」王榮又回道：「都進來在廳上呢。」黃世昌忙喊拿衣帽，橫七豎八的穿上，三腳兩步跨出去了。少時，把江寧上元兩縣和江寧府送去了，又喊轎班伺候上院謝委。正是：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悶到頭來瞌睡多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